

十大将传记丛书



黃克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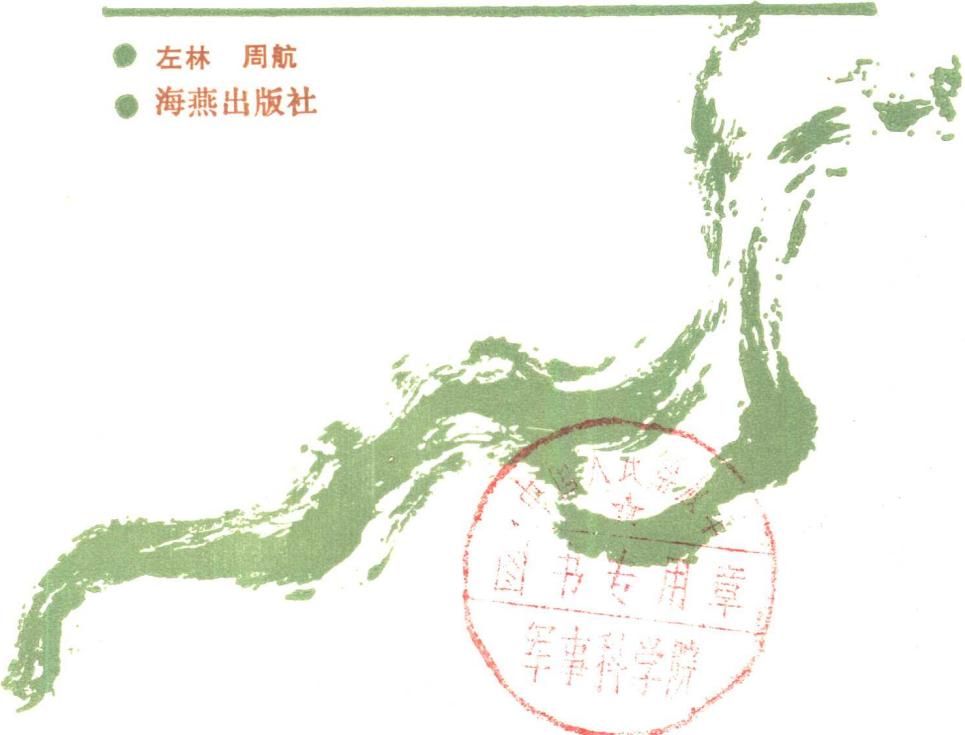
大將

八一

十大将传记丛书

# 黄克诚大将

● 左林 周航  
● 海燕出版社



# 黄克诚大将

左林 周航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375印张 137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500册

ISBN 7-5350-41-X / I·27

---

统一书号10302·90 定价3.10元(精)

# 十大将传记丛书

栗裕 大将  
徐东 大将  
黄诚 大将  
陈赓 大将  
谭政 大将  
肖大光 大将  
张逸 大将  
罗卿 大将  
王声 大将  
许达 大将

FQ21/24



黄克诚大将



↑ 1936年，黄克诚（左五）和李伯钊、邓小平、杨尚昆、  
陆定一、杨奇清、罗荣桓（从左至右）在陕北。

↓ 1941年黄克诚在苏北新四军三师师部所在地。





↑ 1949年9月21日，黄克诚（右）、高崇民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。

↓ 1955年9月27日，黄克诚（左二）同粟裕、谭政、肖劲光、王树声（从左至右）在授军衔仪式上。





↑ 1955年11月，黄克诚在大连观看军事演习。



→ 1956年10月28日，黄克诚同朱德在一起。



← 1959年5月，黄克诚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报告。



↑ 1982年9月13日黄克诚、陈云、王鹤寿（从右至左）在中  
纪委第一次会议上。

↓ 黄克诚与本书作者左林在一起。



# 编者的话

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。广大读者渴望了解这一壮举，更热望看到革命前辈们当年的战斗风采。为此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“十大将传记”丛书，以重现这一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，以颂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，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、共产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。

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姚维斗同志的鼎力相助，借此向他及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1981.1.2

## 引子

入冬的北京，天气骤然冷了下来。西北风仿佛是正在施弄魔法的巫师，把树上挂着的绿叶变成枯黄，又把它们一片片请下地来。西北风又仿佛是专好窥视秘密的长舌妇人，一面从各个缝隙钻进各种房间，一面不停地唠叨着，发出呼呼的响声。

冬天，实在让人心烦。

西北风顺着细细的窗缝，钻进了301医院南楼一间静静的病室，凝重的空气顿时把呼呼的风声压了下去。桌上的日历，只剩下不多的几页。一副茶色墨镜，静静地躺在床头柜上，它的主人大约很久没有戴过了；一双半旧的圆口布鞋，寂寞地呆在床下，它的主人多半也很久没有穿过了。

黄克诚静静地躺在病床上。他刚刚动过手术，身体虚弱得很。到底是八十四岁的人了，象一条航行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船，需要一个宁静的港湾，再也经不起风浪的颠簸了。

病室是白色的世界，白色的床单，白色的被子，白色的窗帘。只有窗台上一盆水仙，绿茵茵的叶子用力地挺直身体，在冬天里表现着它那春的生气。然而，这一切黄克诚是看不见的，他的双眼几年前就失明了。他只靠两只耳朵。护士、家人、秘书总是蹑手蹑脚的，脚步放得很轻很轻。他却能细心地分辨出，那轻盈的，是护士的；那蹒跚的，是老伴儿的；那稍重的，是秘书的。他是军人，不喜欢这里死一般的寂静，他想喊，打破这沉闷的空气，但他已经没有这个力量了。

黄克诚的手慢慢地放在自己的胸膛上，他感觉到了，心，仍在顽强地跳动着。有一颗跳动的心却不能再工作，对于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革命的老人来说，实在是一种痛苦的煎熬。他示意老伴儿唐棣华摇起床，拿过纸和笔。他吃力地拿起笔，摸索着在纸上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字。

怎么？一滴水滴到了手上？噢！一定是老伴的眼泪。这些日子，她伤心了，她受累了，她那瘦小的身躯，能经得起沉重的打击吗？唐棣华用颤抖的手接过这张纸，上面写着黄克诚那已经变了形的字：“不能为党工作了，要这么多人照顾我，真是浪费！”这行字在她眼中

模糊了，泪水顺着她削瘦的脸颊淌下来，她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好，和黄克诚相对无言。

丛秘书悄悄走了进来，低声说：“杨总长来了。”

杨得志总参谋长轻轻地却很快地走到床前，一把握住黄克诚的手：“黄老，我看您来了。”

黄克诚握住杨得志的手，用力摇了摇，嘴唇颤抖着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杨得志说：“黄老，最近我要出访，不能来看您了。您要多保重身体。”

黄克诚点点头，又轻轻摇摇头。他心里明白，战友们很忙，是放下手头工作来看他，他很不安。住院以来，探望的老战友络绎不绝。黄克诚老了，他们也都老了，当年叱咤疆场的英姿，只能靠记忆来描述了。黄克诚眼睛看不见他们，耳朵却能分辨出他们的声音。那沙哑的，那粗放的，那柔和的，那高昂的，每一种语调，都表现出一种性格，这些不同性格的战友，他怎么也不会从自己的心头抹去；湖南话，江西话，陕西话，四川话，每一个口音，都使他不禁想起一段往事。他用自己的心，同战友们娓娓交谈，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。

当年，那风华正茂的时光；

当年，那金戈铁马的疆场；

当年，那曲折坎坷的道路。

那过去的岁月啊……

## 目 录

引 子 .....	( 1 )
第一 章 投身革命.....	( 1 )
第二 章 湘南暴动.....	( 25 )
第三 章 愈挫愈奋.....	( 48 )
第四 章 转战闽赣.....	( 60 )
第五 章 万里长征.....	( 91 )
第六 章 抗日烽烟.....	( 111 )
第七 章 挥师南下.....	( 126 )
第八 章 人民之子.....	( 146 )
第九 章 浴血奋战.....	( 159 )
第十 章 悠悠情深.....	( 180 )
第十一 章 痛歼敌伪.....	( 194 )
第十二 章 挺进东北.....	( 211 )
后 记 .....	( 233 )

# 第一章 投身革命

## 一

山路边，一个瘦高的少年，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。他坐的地方很特别，一条窄窄的竹扁担，两头架在装满木炭的竹筐上，他就坐在这两寸多宽的扁担上。不过，看来这并不影响他看书的兴致。

初冬时节，太阳懒懒地在云层里时隐时现，北风好象在嘲笑太阳的疲惫，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，卷起一片片枯黄的树叶。一片树叶打着旋儿，冲上了少年的头发，他信手一拨，继续看书。

后面路上，又一个挑炭少年赶上来，把炭挑子扔到地上，呼呼哧哧喘着气

说：“如(yū)拐子，你真是飞毛腿，紧赶慢赶追不上你。”

被唤作如拐子的少年笑了笑：“噢，云拐子，还有二十里路呢！不快点，天黑了，家里人不急啊！”这少年，名叫黄时瑄，如拐子是小名。这地方，人们总喜欢叫小孩为“拐子”，什么“如拐子”、“德拐子”、“云拐子”等等，并非真的说腿脚有毛病，而是一种爱称。如拐子后来改名为黄克诚，这个名字，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灭的痕迹。

又坐了一会儿，如拐子把书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，站起来：“云拐子，赶路喽！”

云拐子一面挑炭上肩，一面好奇地问：“你看的是什么书？这么厚，拿着都坠手吧！”

“什么书？一本字典。找不到别的书看，看字典过过瘾。”

“真是书呆子，怨不得你眼睛天天熬得红红的，快瞎了吧！”

“那也比睁眼瞎强。”

“倒也是。”云拐子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忍不住了：“你说，我为啥看不进去书呢？”

如拐子回头看看他，想了想说：“看书跟喝水不一样。你渴了，喝一杯水，不渴了就不想喝了。看书是越看越想看。看一本书，你懂了些事情，可你又知道了有好多

不懂的事情，所以还想看。”

云拐子佩服地说：“如拐子，你的心气真高，要不，你爸叫你上学，不叫你哥你弟上学。”

两人边说边走，炭挑子倒显得轻了许多。

黄克诚的家，在湖南省永兴县油麻墟下青村。永兴，是湘南山区的一个小县，湘江支流耒水流经县境。从永兴向北约摸两百里，是湘南重镇衡阳；向南约摸两百里，就出了湖南，到了广东境内。要是有人想在地图上查下青村的位置，那一定是白费劲，在任何版本的中国地图上，这里都够不上哪怕是最小的一个圈圈。可是，按照湖南农村的规格，下青村却是个不小的村落，有几百户人家。

下青村都姓黄。黄克诚的父亲黄清业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。作为一家之主，黄清业整日为全家的生计奔波。全家只有九分稻田，两块石窝土，怎么能糊住五六张嘴呢！无奈，他在农闲时，就要到广东乐昌等地挑盐回永兴来卖，有时还做些贩卖草纸的小生意。妻子邓龙桃是个勤劳俭朴的女子，除了帮助他忙地里的活计外，有时还要起早贪黑地磨点豆腐卖。这一家人，过着勤俭而又清贫的日子。1902年10月1日黄克诚出生时，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人口一多，本来就不富的日子就更拮据了，吃了上顿愁下顿。人穷孩儿密，这在中国农村司空见惯，不久，黄家又添了一个丁。黄清业看着三个儿子，常常是